

# 卷十二

書名 烏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後集二卷 嘉靖十八年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40  
 編號 D74339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烏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後集二卷 嘉靖十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烏鼠山人後集卷之一

諸子胡祕 諸生關畿校

體四言 長短句附

我結

贈籍野馬翁以進也翁 肅府引禮舍人

我廬于籍之西嶓山連阜天水循谿秋空倚

我杖藜澄波鯉躍修竹鸞棲我觴我友于籍

我社于籍之東西望義闕北眺軒宮卦爻穆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十二

國子生東萊丘作

門生麻城劉澗校編

刻唐詩正聲序

詩自揚伯謙唐音出天下學士大夫咸宗之謂其音正其選當然未及見高廷禮唐聲也夫聲猶音也書曰聲依永律諧聲音即律也故聲成文音成章皆謂之詩然伯謙所選亦精矣而廷禮所選加嚴焉詩豈易言哉三復之伯謙其主於調廷禮其主於格乎漢詩無調與格而調雅而格渾唐詩有調與格而調適而格雋五代而下調不協而格不純未見其有詩也



揚未選李杜高李杜亦入選楊於晚唐猶有取焉高  
於晚唐才數人數首而止其嚴哉華生見予是本求  
刺焉予弗許長洲郭令曰華生之請富而好禮矣許  
之

刻唐文粹序

天之文粹于日星地之文粹于河嶽聖人之文粹于  
易書詩春秋禮樂是故唐虞之文堯舜為粹夏商周  
之文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粹夫文之粹本之天也  
粹乎文本之聖也是文也道也夫本之天文之所從  
出也本之聖文之所由作也文不出於天跡而已矣  
此不作於聖人而後教雖乎道不可以信文法夫

文不可以言道文猶道也及其後秦亦有文焉誓之  
類是已漢亦有文焉詔之類是已唐亦有文焉誥之  
類是已秦之文粹之者樂魯漢之文粹之者班馬唐  
之文粹之者李杜韓柳世雖降而其體雖不古若然  
代以作者名家要之皆文也嗟夫天地之文道之昭  
也聖人之文昭夫道也若秦漢唐之文求昭乎道而  
道未易昭也於是始有擅文之名而以文為道者矣  
嗟夫業始專而其理始晦名始著而其道始微文之  
故豈其然哉然則文不可學乎讀易而求伏羲之畫  
讀書而求堯舜禹湯之典謨之訓誥讀詩與禮與樂  
而求文武周公之咏嘆之制作讀春秋而求孔子之



筆削則文作而理著理著而道昭道昭而化成文不在茲乎於是行之以先秦西漢廣之以東京盛唐以達其枝而導其流可以爲文矣於戲日星朗朗河嶽郁郁六經炳炳志在斯文者豈不知從事也哉唐文粹集於宋姚鉉氏唐之人以文名者不獨李杜韓柳騷雅侏侏增籍彬彬凡有古調皆粹於是矣竊惟鉉也豈以皆金也而純爲粹皆玉也而潤爲粹唐諸賢金聲琅琅玉光粲粲亦文矣雖不敢擬諸聖門其亦一代之黃鍾拊石也歟是集古有刻本近亦彫闕婁徐生焞有慨於是購得古本翻而餒之梓梓刻燿亦諸士子中之好古者重以御史中丞

丞毛公之命是故述而序之

廖太史采風集序

續宗間之衡岳之峯如雲而其奇莫加焉洞庭之水如天而其秀莫加焉楚之辭如經而其文莫加焉太史公廖子楚人也學究天人辭淹經史故其爲文主聲琅琅珠光燦燦人以為弗及海內乎傳誦之續宗聞之漢之文樸然司馬子長有不盡樸者而樸存焉唐之文渾然杜子美有不盡渾者而渾存焉故言漢之文必歸子長言唐之文必歸子美若廖子其逸如子長橫絕宇宙不規規於繩墨未見其樸而未始不樸也其秦哉其雄如子美凌駕今古不顯顯於尺度



未見其渾而未始不渾也其漢哉嘉靖甲申之冬廖  
子奉節使楚慨然曰使臣之職每懷摩及廼遊廼遊  
爰咨爰詠載歌載詠式規式諷啓京國道淮濟略徐  
揚望吳楚抵衡湘發爲詩歌凡若干首故王畿之內  
近而千里王畿之外遠而萬里厥土豐厥人厚厥風  
淳厥土潔厥人質厥風朴厥土沃厥人澤厥風萃厥  
土亮厥人蕩厥風媮厥古厥今厥往厥來皆可觀見  
故其時遇大夫士倡和焉遇漁樵問答焉遇山水覽  
眺焉遇閭里咏嘆焉厚者敦朴者崇萃者斂媮者篤  
蒸黎熙熙儒雅侑侑往而炫其國歸而耀其鄉進而  
上其朝退而歸其官使臣之風史氏之文翩翩乎

鳳飛虎變郁郁乎金渾玉璞不獨瑰奇可望鏗鏘可  
聽爾矣其奇不猶衡岳其秀不猶洞庭也哉夫天有  
文焉雲其大者地有文焉水其大者雲未嘗不和條  
而雷電其雲如掣如奔水未嘗不平條而風雨其波  
如翻如擊故衡岳之峰其奇如常苟遇若雲其奇必  
變洞庭之水其秀如常苟遇若風其秀必變其斯以  
爲文也苟知乎此不可以知廖子也哉

石淙先生西巡集序

道之在天下猶江河之不息也然弗浚弗闕弗決弗  
沛龍門砥柱之間微禹其淤闕矣關中爲古天府阻  
山帶河風氣完聚先王所以握樞奠鼎師表庶邦其



源淵矣故庖羲氏啓於成紀文王作於岐豐皇王之  
風迹哉我 明誕敷文命濡涵百年大肆於成化弘  
治之間時則有若吾師邃菴今柱國相公始以憲臣  
督視學校再以御史中丞綜理茶馬再以御史大夫  
總制三邊凡三蒞關中焉關中固道化之源也然非  
鉅人碩儒力起而倡之載浚載決孰放其流於萬里  
之外哉公始督學也髦士聿興雲蒸龍變莫不以爲  
公之文繼理馬政統戎務也互有鱗集三垂晏然莫  
不以爲公之政似也然未足以盡公也公崇正學而  
立書院以祀程張呂許諸先君子吊橫渠而復草堂  
以專祀張子公以程張呂許之學倡我關中我關中

子用是濯磨砥厲以周以上列聖爲可學以秦  
漢以下諸儒爲不足法洗洗然彬彬然進於道矣微  
公其孰啓之公之教遍天下而關中親炙者尤衆公  
之政達四夷而關中沾沃者尤厚公之望在朝宁勞  
在 宗社而倡我關中之學以聿追伊洛橫渠之緒  
而宗羲文之統尤彰彰萬世弗泯已公西巡時有詩  
若干首文若干篇統若干卷我門人輩輯而梓之傳  
習之下見其粲然如星而芒寒蔚然如岳而博大非  
所謂文章可得而聞者邪公文事炳炳勳業赫赫此  
其緒餘耳續宗敬識公之大者以叙其端而不敢以  
文歸公者恐天下之窺公於淺也



重刻選詩序

夫詩豈易選哉而況於選選詩又豈易哉蕭昭明選文選真西山選文章正宗劉坦之選風雅翼所選雖各不同要之皆本之三百篇而原之賡歌爾比而讀之繹而思之昭明其主於風韻乎西山其主於理致乎坦之其主於體格乎大抵必出於古雅必本於性情必發於渾厚而皆關於世教否則不在所選矣選詩豈易哉雖然雅詞古調微旨奧義譬之大人君子必爲世欽泰山喬嶽必爲世瞻咸英韶護必爲龍泉太阿必爲世寶有目者所能覩有耳者所能聞欲不選惡得而不選然世不古若代隨之文亦隨

之漢尚矣魏亦有可觀者焉晉雖不及魏猶近之宋去漢遠矣齊梁且不及晉况魏乎下至陳隋愈遠而愈失其真李太白云大雅久不作王風委蔓草是已使非唐挽而振之遡而演之三百篇之遺其幾乎熄矣故世之論詩者一曰漢二曰魏而已矣三曰晉四曰唐而已矣唐以下未可以言詩也觀諸蘇李觀諸曹劉觀諸陶謝觀諸李杜不亦槩可見哉吾友梅林蕭若愚氏志在大雅學從上乘而於古選尤惓惓焉可以觀梅林矣刻置嘉禾郡齋以貽同志追述古人而嘉惠後學其功夫何可少哉坦之是編選註八卷補遺二卷續編四卷古詞十有八首漢詩五十有七



首魏詩如漢之數晉詩九十有六首宋詩二十有五  
首齊梁詩十有六首唐詩百有四首宋詩二十有九  
首亦嚴矣而近體絕句不與焉

大司徒秦公兩京贈言錄序

江以南震澤之滄有大君子曰秦公文章道德為世  
所重薄海內外無弗知公者公初自少司徒遷南京  
大宗伯京師公卿大夫士重其行為作詩文若干首  
贈之繼自南京大司馬遷大司徒南京公卿大夫士  
重其行又為作詩文若干首贈之公門人周芝孫氏  
彙而輯之為兩京贈言錄續宗得于門下請而讀之  
于是作而嘆曰於戲若公其一代之碩儒而繫天下

之重輕者耶何在彼則難去在此則難其來若是  
邪夫留都宗伯掌開國典禮非遽于學者不以授  
留都司馬兼替機務為留都諸司之首非負天下之  
望者不以授大司徒掌天下之儲以左右天子

非有大勲勞于天下者不以授公初督學河汴斯文  
聿興其為大宗伯士望攸歸矣敷歷中外而撫湖南  
獨父湖南丕治其為大司馬當宁不煩南顧矣起  
自省郎度支惟平繼至方伯旬宣惟宏其為大司徒  
帝心簡在矣是宜廷臣屢進之而上屢任之若

是也且公前以遴東而之南都南都固欲公至而在  
廷諸公且不欲公去繼以遴東而來朝端朝端固欲



公入而在南都諸公且不欲公去一出入以愜以  
允公也謂爲一代之碩儒而繫天下之重輕信矣古  
之君子功著社稷澤流宇宙其勳庸思慕銘之旂常  
播之金石以昭不朽是錄也其有無繫公重輕又可  
知已詩曰臺臺申伯式是南國又曰周邦咸喜文武  
是憲觀是錄也咸喜且憲矣泐泐乎文以矢辭詩以  
道意配之吉甫績宗亦與有光矣

刻藝文類聚序

古以窮經今以談經古以訂史今以涉史墳典之義  
罔求皇王之迹莫宣聖日以遠道日以微挈綱而說  
不詳撮要而學不博趨徑舍道務末忘原其弊滋六

然天遠莫梯海闊曷航事有所稽孰從而取之文有  
所徵孰從而按之率更博洽藝文是類散騎綜覈初  
學乃記古罔不該物無不備條貫玉粹篇章星粲海  
未可越爰得其涯天不能升寔得其數業非專經文  
固祖述藝匪工史事亦憲章含英者易以摘咀華者  
省於采詞人文士賴之尋繹學士大夫藉以考索  
非說約之基要亦指要之門近世類編稱善必歸二  
書焉古今在前聖賢與對其幾乎因文見道因事知  
往爾矣吳郡陸君子玄惜其舛剝托之鈔梓嗜學好  
文於學者有補焉

觀風集序



續宗聞之國異而風殊下之化之上之變之也

聖代代巡狩以觀風有御史馬攷之有周盛時里巷

有詩朝廟有詩夫詩風也下以風乎上上以風乎下

美刺興焉因其詩知其風矣今按其什雖皆詩人所

為要多出於周公河隴周地也被文武之化而近豐

鎬代雖遠猶夫雍人耳霍在侍御胡公觀風河隴百

寮載肅百度載貞而感物興致觸事興懷間發之詩

歌暴之吟咏夫人之誦之也可以言可以風矣其欲

變秦為周乎其欲變西土為二南乎是非願學周公

者歟一時公卿大夫皆屬和焉翩翩絕奇是不可

與子歸以獻之

天子被之管絃播之邦國風風爾雅是不可傳乎傳

有之雍州土厚而水深猛驅之則易以疆善道之則

易以仁今閭閻之下感胡子之風也一變而赴赴再

變而皞皞其化豈小補哉若曰咨嗟以為懷味嘆以

為娛非知胡子者矣監司李君以胡君觀風詩若干

章示續宗屬之叙三復之一唱而三嘆有餘韻焉為

序其簡端

張侍御榮感序

沁有碩儒曰華原公學博而未究厥施德宏而爽厥

用珠媚于澤玉輝于璞三晉有遺響焉乃嘉靖癸巳

天子覃恩於諸近臣華原公以子漳源先生贈文林



郎江西道監察御史配曰桂贈儒人既被命漳源子稽首拜手乃戰然曰 皇恩其其易置乎夫 國有所資其惟明明其惟奏取茲 恩之被有不俟致績者而鳴躬逢其盛矣復愀然曰先人其有知乎昔飲我以詩書陶我以禮樂我卒成立茲 恩及庭闈矣而陟岵陟屺情有所不容已焉既以告績宗績宗曰漳源先生其孝至哉終食不敢忘其親終身不敢忘其親者先生也然華原公少為弟子員穎悟特異長為國子生駸雅並鳴抱佐王之略蘊曜世之珍而天不假年弗登于 朝漳源子之顯揚為乎無本哉夫深耕者獲必豐闕積者發必長天之培之吾不知其所

止漳源子之暢茂為乎無自哉聞之漳源子積學舉行大對 明廷筮仕都佐明法慎刑郡訟既理臺史斯擢直筆升朝埋輪按部蹇蹇諤諤譽流中外人之頌之必歸華原公其顯揚不尤恢恢矣乎漳源子以名儒而侍 明天子獻斯納焉建斯行焉其施大矣崇勲峻階以陟以登京兆司牧廷尉司理皆其振翮地也卿佐宰輔可翀雲而集人之榮之必歸華原公其暢茂不尤衮衮矣乎漳源子策勲明時揚名聖朝操不世之才振不後之業為 王耳目為 國柱石沃德者心醉嚮義者尸祝載之史冊勒之鼎彝令名無窮焉人之傳之必歸華原公其顯不尤耿耿



矣乎故 重書輝耀 綸言粲粲 閭里發祥 門庭行慶  
其喜也固宜 親存三釜 不以爲薄 親沒千鐘 不以爲  
厚 其悲也亦宜 茲者漳源先生澄清 秦隴振肅 河滄  
豺狼既遁 犬羊復却 而不法吏解印綬 去者相望 初  
明天子嘉其疏畧 其名達以歲日 將 寵之左右 褒  
之卿大夫 錫之 制誥 皇恩斯易 覃矣孝斯大矣  
愧覆于堂 蘭茁于庭 遐邇榮耀 後先顯赫 華原公必  
有知也 孝斯至矣 既以復漳源先生先生曰 其然哉

學約古文鈔序

古之學者學道 今之學者學文 古之學文者體道 今  
之學文者違道 故學其學則得學之階 而其進日高

學非其學 則失學之本 而其趨日下 故今不古 若者  
非學之罪 學之者之罪也 故學之者日衆 而學者日  
寡也 夫率性道也 亦學也 工古文辭也 者因文以見  
道 其次也 工舉業也 者因文以售功名 又其次也 亦  
學也 然則舉業毋庸學乎 夫韓昌黎程明道皆由此  
其選也 而程子以道而師孔子 而嗣孟子 韓子以文  
而祖孔子 而述孟子 皆爲世大儒 下上乎七十子 于  
舉業何病焉 苟志于道 而踐履有未至 顧曰古之人  
古之人者 偽也 志于文 而述作有未盡 顧曰古之文  
古之文者 僭也 名近而實遠 雖舉業亦奚以爲哉 故  
學必孔子 學不孔子 不以學 故不專于文辭 而文辭



自無不優矣不局於舉業而舉業自無不擅矣是學之道而古之學也視學何先生又慮夫窮鄉下邑之士泥于舉業而不達夫文辭也乃于書程末簡列為是編以課三秦諸士子蓋非文莫以闡吾道非德莫以履吾道非文辭莫以進吾學非舉業莫以用吾學由是編也可以贍工科舉之文矣可以入于道德之文矣而文豈徒學哉乃若窮鄉下邑之士以舉業為專門以文辭為別途者當知歸向矣蓋易書詩禮樂春秋經也文辭治經之蹊徑也周之圖程之傳張之銘朱之註傳也文辭治傳之階梯也若舉業自會通之美古文不止是是則何先生類鈔數篇欲學者亦

一則書說為一則書對為一則論  
一則書言又與引碑為一則律叙曆叙為一則頌  
一則歌章辨發為一則古文之標的其在  
是乎吾秦亢侯雅尚斯文有見于是取而刻之學官  
以惠吾秦之學者而何先生之意溥矣

送侍御陳先生序

侍御虞山陳子服闋乃不欲起續宗趣之起陳子以疾辭仲氏司業復趣之陳子復以疾辭代巡侍御朱子復趣之陳子辭弗獲乃起閱月而就道司業公送之蠡口別曰古今立朝者宰臣為重臺臣為要宰臣



臺臣而得人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未有不得宰臣  
臺臣而能治者陳子曰唯朱子送之武丘別曰

明天子治皆善矣然有當更化者君子皆在 朝矣  
然有在野者小人皆不在位矣然有在列者曰獻曰  
替曰貞曰肅吾人之責也吾子與我同志其倡之陳  
子曰唯續宗送之游墅再拜而別別曰吳古文獻地  
也於唐有陸敬輿於宋有范仲淹有范堯夫吾見吾  
子篤於學而學爲己篤於行而行爲德篤於道而道  
爲身篤於事而事爲國非經不以治非聖不以法而  
學篤矣言苦易而必信行若難而必力而行篤矣華

不務守其業也三言不立持正也而道篤矣

獄而允進諫而割按省而貞薦言而核於郡見而惠  
也於臺見而節也於蜀見而亮也於滇見而介也而  
事篤矣故人之稱之皆曰書疏本之敬輿志行本之  
仲淹事業本之堯夫而淵源則本之子游其幾乎何  
也海虞子游之鄉也陳子海虞人也故動必以禮弗  
禮弗執也動必以樂弗樂弗節也故海虞之學者友  
善者咸以學道相切磨從游者咸以學道相誘掖焉  
故續宗於事於政必往求焉於行於學必就正焉是  
故武城有澹臺子吳郡有陳子武城有禮樂之治吳  
郡有禮樂之風古今將並稱矣茲啓而入 朝續宗  
何言惟吾子以敬輿抗疏以仲淹持身以堯夫立朝



以子游造道 明天子急於求賢如欲天下治平也其惟吾子哉其惟吾子哉陳子莞爾而作曰其然哉

送嘉興蕭太守序

初梅林子爲留都比部郎有夙望焉曰聽獄如衡也曰辨獄如鑑也留都以廣東部爲最繁梅林子司之有餘力維時續宗於民部請正焉曰其慎爾出納也曰其緩爾征輸也續宗拜嘉焉既續宗爲安慶守梅林子安慶人也時居樅陽之梅林以道誼爲樅陽先鄉黨稱德焉曰恂恂宜於其鄉也曰兢兢襄於其事也續宗造其廬時就正之惟淵惟沉惟肅惟和請益

焉曰蒞若事斯見若大賓也曰臨若民斯承若大祭也續宗拜嘉焉既梅林子改比部郎 勅使於湖南未報政遂遷守嘉禾時續宗亦移守姑蘇道相沿民相望乃時聞梅林子之於嘉禾其初曰簡也秩然而理也曰易也煥然而章也其繼也曰明於政而學不輟也曰敏於事而言不遽也其既也曰士興于校非聖弗以法非賢弗以治郁郁如也民熙于野耕者登商者殷漁者獲工者逸雍雍如也故浙東以西言治郡者必以嘉禾爲第一焉續宗初入蘇也請正焉曰皖易而蘇難子亡以爲難也皖難而蘇易子亡以爲易也惟其慎而已矣曰不以泰伯治人者是不愛其



民者也不以子游教人者是不愛其士者也惟其厚而已矣續宗拜嘉焉今歲冬梅林子與續宗俱將述職于朝嘉禾士子錢生嵩劉生子高以言請續宗厚梅林子交矣又何言請以交梅林子者為之贈二生曰二公之交其敬矣乎續宗曰梅林子敬矣續宗欲特以敬而未能也三生日是善交矣是善治矣是呵以報 明天子矣子曾子不云為人臣止于敬

白羊山人際壽序

荆楚之區山川盤錯扼會據要控握南北其雄武昌焉靈異鬱積扶輿磅礴殆有淳庵貞篤之士鍾而發

之韓子所謂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崇陽蔡翁蚤遠易學弗利于時晚而分教商城秩滿謝去今戶部江西清吏司員外郎蔡君其子也 皇上覃恩海

內 詔褒翁如其子官翁是時已登七袞矣邑有白

羊山嶄絕秀削晉永昌中傳有三人乘白羊入山故名焉翁憇而耽之因號白羊山人夫翁質粹而量宏學與而行和握瑾匿瑜華曜弗彰穎實揚沐氣溢而昌靈山之所鍾殆其人乎今夫山以氣結也蟠地而躋天故能吐雲霓沛霖雨蓄寶藏散林麓巖巖隆隆作鎮千古惟其厚也惟人亦然不厚不篤不栽不培其所以繁胤嗣貽燕翼適百祿荷天休黃髮皤皤典



刑後人亦惟其厚也吾於是有所以知翁之必壽蓋徵諸山焉知山之氣必鍾於人則又徵諸翁焉甲申之夏貢外公持使節過吳門謂續宗曰吾將以便道省吾翁之壽子其有以稱之乎余謝不敏探其囊則詩詩載帙矣乃序而歸之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序

序曰學非聖非學也政非王非政也學不自孔子非聖也政不自周公非王也蓋有河圖洛書之旨而後可以言學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言政後世學者顛顛於辭章規規於智力者皆是也而可以言學與政哉而可以言聖與王哉續宗嘗讀薛敬軒集而

見其學與政也由程朱而孔子者也由司馬而周公者也夫周公孔子其學與政豈與人異哉亦曰誠而已矣亦曰純而已矣然先王之至德要道學者內聖外王之本不外是也苟舍是焉吾不知其學與政矣續宗守郡嘗以敬軒讀書要語錄而刻之以與學聖者共及叅藩又錄其為政名言以與學王者共北敢言入室亦竊欲升堂而未能也頃見古今論為政者若呂氏之官箴胡氏之緒論非不當於事理至敬軒之語不獨本於王道而實切于日用固今時居官者之藥石也蓋敬軒國初碩儒也名臣也故所聞所見非古不通於今異代不通於當時者比磬之同堂



之人人悉其聲同里之人人悉其容故一言一動無不益吾身心者無不中吾膏肓者是可不取以為階梯也哉於乎不欲學孔則已如欲學孔舍程朱奚以哉不欲學周則已如欲學周舍司馬奚以哉不欲學司馬程朱則已如欲學司馬程朱舍薛文清奚以哉

問水集序

松石劉公函一帙以示續宗曰子知夫水乎子知夫治水乎其要蓋在是矣續宗登拜焉見其粲然而理也錯然而有章也請益焉曰莫難于水之治也自禹以至于今矣予問之至再至三而後知水也而後知治水也故予治水大都取諸人爾知我者予也予盡

論之簡端續宗辭不可為之序曰夫聖莫如舜智莫如舜猶好問焉神莫如禹智莫如禹猶行所無事焉顧今事事者不曰我能是也則曰我既已知之矣是之謂自用自用則小是之謂自畫自畫則止嘉靖十有三年漕河壅 天子起公于家仍公御史中丞

教總水若曰地平天成惟都御史某其績四月公至濟兢兢焉惟不勝 天子之簡命是懼既而有見則讎然曰每事問吾得之孔子不耻下問吾得之孔文子子是西問于梁焉河若何真也決若何隄也於若何疏也東問於魯焉汶若何引也南問於徐焉淮若何壅也湖若何濬也北問於齊焉台若



何濟也衛若何幾也而文問諸縉紳焉於諸方心問  
不勲勲焉而又問諸閭閻焉於諸勞力罔不懇懇焉  
既而有得則嘖然由辯之所以為聖禹之所以為神  
者此也不本諸此豈意吾聞之先正云莫於水事合  
哉言也故聞可復也是可為也吾意為之河不可引也  
是不可為也吾弗為之矣不逾年而告厥績

天子嘉其成陟公司空若曰是水也是都御史其所  
克襄也而公之賢簡在帝心矣公暇乃為是集集  
凡三卷其論莫不切于水詳於治焉是故於河原其  
源焉於淮達其委焉於治河察其趨焉於防河審其  
向焉於諸泉輯其出焉於諸河理其入焉於諸湖權

其流焉於諸間酌其積焉於諸洪詳其避焉其諸  
文其以至誠敬於其神焉其諸奏議其以至智忠於  
其事焉於乎休哉公楚人也蓋嘗俯視洞庭矣瀨瀨  
淵泓受有定區也知湖斯知河矣蓋嘗旁觀揚子矣  
瀾瀾奔騰行有定壑也知江斯知河矣是故引大河  
辟之雨驟雨田被其沃者什四禾被其衝者什六積  
小河辟之雨細雨沃及田者什八沃不及田者什二  
知此則知公至公學為舜禹而取諸人成諸己以報  
諸天子者此也此不可及矣天子晉公司馬  
勅總戎務三邊有以哉敢以是復於公

毅菴奏議序



夫諫大矣 君之聖臣之良天下之治平係焉故國  
家立諫垣建諫官有不容一日闕一時緩者蓋宰相  
與 天子計可否諫臣與 天子執可否其責相若  
也故 國朝建六科京師留六科南都不以為多京  
師六科言之南都六科言之不以為重反省左丞  
養孫公官官南京吏科躬遇 毅皇臨御於時人弗  
獲皆諫諫弗獲皆行蓋有以諫獲罪者矣公毅然曰  
吾諫官也諫吾分也於斯弗諫奚以諫議為哉故公  
奏疏每上有為公惜者有為公危者而公獨暢然故  
朝野稱公留都推公留都太宰喬公而下咨公考功  
黃公而下長公而公聲聞氣節赫赫乎江左續宗

考司封從公後得目擊焉然嘗者公之諫矣明王伯  
辯義利別君子小人而本之於誠是故於

毅皇巡幸必規 郊祀必箴 視朝必論 迴鑾必  
諍至伏門而不少屈賢如彭王必揚姦如彬瑯必戮  
忠如孫許必旌逆如劉李必誅迂如佛事必闢垂如  
皇店必釐其氣儼儼其言諤諤

毅皇時采納焉公其 昭代之汲黯哉於 今上必  
欲培 聖德隆 聖治必欲建中興之業開再造之  
基必欲天下之賢之皆舉天下之不肖之皆緝其氣  
浩浩其言蹇蹇 上皆俞行之公其 昭代之陸贄  
哉是公之諫非王莫陳非義莫上非君子莫進非小



人莫退也其幾乎誠而動矣使其言皆行其功豈在宰相下哉於乎居諫職難居先朝諫職尤難因諫而不畏權奸難權奸因諫而以危言動公而公不為動尤難上不負所養下不負所學天下方冀

上用公而公遷拜矣既公參知於廣兵備於清而其直氣益勵尋遭權詭復繫詔獄謫邊吏而公不以貶繼復憲使遷左丞優游於南粵東齊大梁而其直氣益充蓋伯不雜王利不干義而偽不矯誠其君子哉去歲秋續宗補任汝省復從公見是集也曰子所目擊者也能無言乎續宗以道義交公有年至於是示也能已於言乎是集初名曰南垣奏論等政曰毅

奏議而復序之末簡云

送廣臺按察使蔣先生序

序曰天地長養萬物然必擊之以雷霆肅之以霜雪而後成歲王者法天以建官修政然必於內立憲臺以糾廢物立刑臺以肅庶務於外立行臺以察廢政而後成治是故朝政修明矣有御史大夫而後百寮肅有大司寇而後百度貞藩垣策樹矣有按察使而後庶績熙是歲汴省左叅政雙橋蔣公遷拜廣臺按察使酌酒以別返臺諸君子曰吾從事夏官主其政軍旅耳吾從事郡守矣其政牧守耳五從事藩服矣其政旬宣耳吾行矣其何以肅政而何以提刑汲



臺諸君子洗爵而酌蔣公曰刑非王者所先也然非刑無以齊齊若刑其取諸司寇法非王者所上也然非法無以執執若法其取諸司憲擊殺非王者所忍也然非擊非殺無以成成若物其取諸天地故御史伏立天子之傍以糾察百工大司寇掌

天子之刑以振肅度府 天子曰可赦御史矣曰不可赦 天子曰不可青大司寇曰可青而其體赫赫焉按察使觀風於行部秉憲於外臺郡若縣以下諸凡不法惟按察使是持守若令以下諸凡法不法惟按察使是執執可戮執可宥咸報之 天子

天子令司寇執朝綱於上諸按察分憲紀於下而

風凜凜也予惟雙橋公以名進士兩拜車駕再遷武

選督馬而馬茁監帑而帑膽覈選而選直抑權而權

屈至于今炳炳焉斯不可按察乎繼守嚴郡重農察

由庠序絕苞苴明權量平訴訟惜財用罷興作郡人

為作守嚴傳以傳頌焉謂公無媿范仲淹又謂不媿

桐江水玉泉中丞以公為善感斯不可按察乎既察

知返省御諸官屬惟其正督諸財賦惟其時節諸儀

制惟其度飭諸軍旅惟其軌斷諸訟獄惟其情統制

劉公以為得參知之宜撫綏簡公以為盡分守之美

咸首薦焉斯不可按察乎吾知蒞廣之日諸不法吏

皆將望風解印綬去他日立 朝掌刑固端本於茲



也夫天地以秋冬肅殺然十月陽復至日陽生未始  
不熙熙於物也倘於刑罰能積之空虛不用之地則  
刑措刑措則民康民康則世泰斯按察不法請天地  
也哉於是洗盞更酌既盞觴雙橋子乃別

河汾樂育詩序

中川陳先生奉

勅督學三晉之明年諸士子抱藝領薦者彬彬相望  
其諸異乎平時之爲舉子者諸大夫士曰陳先生之  
爲之也明年諸士子挾策登科者翩翩相屬其諸異  
乎平時之爲進士者諸公卿大夫曰陳先生之爲之  
也陳先生以待御史督學畿內畿內諸士子勃然進

修業也有周南之風焉遷按察副使督學晉中晉  
中諸士子裒然考德問業也有召南之化焉故畿內  
諸士子事先生如董仲舒晉中諸士子事先生如王  
通而先生之聲教洋洋乎宇內矣先生遂寧人也正  
德初予守潼川識先生于席文襄公之門予師視文  
襄公而友視先生見先生行必道程朱言必道周孔  
粹然如金玉燁然如日星時砥勵焉督學大庾劉先  
生問蜀士子予首以陳子學對劉先生漫應之既而  
喟然謂予曰蜀士子固未有若陳子學者未幾中川  
子以詩發解登進士改翰林吉士朝野諸縉紳曰  
蜀士子固未有若陳先生者學本諸程朱道本諸周



孔而治本諸堯舜予友所從事也予愧乎其為友也  
畿內士子予不能盡識予在晉中見晉士子純厚若  
王伯起若李子价文物濟濟馬馴雅若孔汝錫若郭  
允新文彩侏侏焉或舉解元或進士及第或魁禮闈  
或讀書中秘海隅稱文焉 朝宁稱才焉諸公卿大  
夫士曰陳先生之為之也而陳先生亦有不得而辭  
焉者矣先是伯起汝錫諸君子親見陳先生之樂育  
有仲舒之正有通之中自不容已於有言乃各賦詩  
若干首賦若干首歌若干首以咏嘆而鋪張之或擬  
諸漢魏或擬諸晉宋齊梁或擬諸唐而原之風雅或  
擬諸瀛洛或擬諸蘇湖而原之河汾煥煥乎星雲而

至盛也謂予嘗友陳先生而又同官晉中托一言以  
弁諸首簡嗟乎予何人也而何言也而可以先諸君  
子也陳先生今為按察使提刑山東

王伯起名應期 李子价名維藩

孔汝錫名天胤 郭允新名鑾

東巡錄序

晉多詩人唐王勃宋之間柳宗元其最著者太行義  
義黃河瀟瀟風氣融會山川秀結人物之出因宜先  
後侏侏焉 明興教化丕洽文物聿昌邇者禮闈多  
魁大廷高第文學之士遠近相望沁陽張侍御鳴南  
其最著者其為詩古體祖漢近體宗唐然每屬文舉



筆累數千言若不經思而思自雋逸有聲于晉誦習  
既充泔沫亦暢固宜所至翩翩也初侍御較藝南宮  
學士明山先生首取之曰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  
也已而聞譽瑋瑋天下皆以學士為知人既奉

命監察河隴風裁栗栗所至有作有西巡錄感時愛  
國有志于杜工部繼監察齊魯風教肅肅所至有作  
有東巡錄觸物興懷有志于李謫僊大篇泱泱短章  
寂寂可歌而可詠一日與論古今而及詩焉曰古體  
其惟漢魏漢其惟李少卿魏其惟曹子建近體其惟  
唐唐其惟太白其惟子美予曰然然皆原於離騷而  
本於風雅侍御曰然侍御於漢魏於唐沉潛充滿而

有得焉故見高而識遠故所作類皆爾雅雄厚可  
倡而三嘆予不知詩敢因漳源子之集而述之與諸  
同志者訂焉

山東鄉舉同年錄序

嘉靖丁酉之秋東藩鄉舉既得上矣既宴鹿鳴矣明  
日諸舉子就予見之予見諸舉子衣冠楚楚文采翻  
翻有若閭閻者焉有若惙惙者焉有若行行者焉作  
而嘆曰其青兗之英而海岱之秀乎明日揖李侍御  
賀曰賓興諸舉子其皆賢能矣我侍御曰公善觀人  
矣公見其文乎文象粲如也典謨渾如也風雅渙如  
也斷按炳如也儀文斐如也而非經不出焉非雅不



入馬子作而嘆曰其洙泗之遺而鄒嶧之餘乎諸藩  
集及諸文學曰侍御之言不誣也經出於帝本於王  
也書原於孔由於思因於孟也論暢於賈也策達於  
董也故求其人當觀其文也故求其心當觀其言也  
然則諸舉子不旣賢能矣我又明日諸舉子會於大  
明之許別長幼焉以告予予惟諸舉子其同浴於沂  
乎其同風於舞雩乎其同侍於川上乎其同隨於東  
山乎要之其三千人同趨而七十子同造者乎茲捷  
是舉磬之優將聖域焉其同升於堂乎明歲復校南  
宮而對大廷磬之振趨聖門焉其同入於室乎然進  
以文掄才矣而聞道不與也燕以毛序蔭全而造道

不與也升厥堂蓋觀百官之富乎入厥室蓋觀宗廟  
之美乎由是而嚮用焉則冉子之從政顏子之爲邦  
皆諸舉子所有事也蓋必如是斯不負七十子蓋必  
如是斯不負孔子同底於成不以長幼也同造其極  
不以先後也則顏子之沉潛曾子之篤信皆諸舉子  
所有事也然諸舉子能克所至也其有得於時乎其  
有得於中乎其有得於正守其有得於約乎其有得  
於敬與和乎持此以往易以準天地書以承帝王詩  
以風家國春秋以尊君父禮樂以動鬼神而其用大  
矣諸舉子勉哉

西文詩集序



雍之文肇于伏羲闢于文武周公易源也詩書禮樂  
流也建秦焚坑文幾熄矣至宋而有張子西銘文斯  
續焉三百篇多出岐豐漢蘇李變為五言唐李杜加  
以七言雖非風雅頌之基然亦賦比興之階也漢詩  
曰蘇李唐詩曰李杜觸物興懷出騷入雅不媿三百  
篇雍之文不有餘響乎 明興先進文質彬彬尚矣  
弘治間李按察夢陽謂詩必宗少陵庠殿撰海謂文  
必祖馬遷天下學士大夫多從之士類靡然而獻吉  
德涵因得罪世之君子矣時則有若王太史九思張  
民部鳳翔段翰檢吳馬太卿理呂宗伯柁韓中丞邦  
奇參伯邦靖王翰檢元正南郡守大吉劉憲使儲秀

馬太史文燦許中丞宗魯王公憲譚何中丞棟張比

李治道李愈憲宗樞王宮諭用賓呂郡守顯道孫部

春孫羽士一元實與李康同趣雖言人人殊而其

歸則遷與甫也因文達道豈無意於十翼九疇二南

三帛五玉乎若續宗亦竊有志焉而未能也而伯

仲木尤加意於橫渠之業雖未敢與天下學士大夫

譚文然自西方學者觀之不謂之雍音乎故雍之學

得稱于弘治正德間也仲房自南銀臺寄一帙曰西

玄集視于濟上子觀之殆雍雅也一日視幼通幼通

曰固雍文也風格韻致要不出於少陵自為秦中一

詩品焉豐鎬諸君子或以續宗之言為然也



王履吉文集序

文無論世代遠近人士先後惟雅為至二典三謨詞  
旨渾噩三百篇意興敦厚其至矣哉先秦郁郁西漢  
瀟瀟亡媿於三代後之工詩文者代趨奇奧人務艱  
深而文不秦漢若至續宗前守吳課士而見王子履  
言作而嘆曰江左有奇士若是是不可追軼秦漢乎  
而吳大夫士謂續宗曰吾吳有大雅士子得之乎曰  
得之矣信乎其才不下徐昌穀盧侍御來校士續宗  
進曰吾吳有大雅士公得之乎曰得之矣信乎其致  
不道高季迪然履吉以文行重江左蓋自弱冠至於  
今矣續宗與之友也益見其文渾類賈雋類枚賦類

田間所得者也其名為田間集或以視續宗續宗  
喟然嘆曰先生果止於田間耶

聖天子方下令甄諸遺賢逸士先生果止於田間耶  
齊西有王國子純甫穆太常伯潛續宗方舉之

天子天子行將用之也先生奚以田間為哉今觀先  
生之詩曰清新猶夫銓部也曰雄渾猶夫留都也曰  
高逸猶夫行臺以之華國風世有餘響豈獨以田間  
為哉與其吟咏以樂行窩孰若吟咏以嗣  
清廟與其述作以華故閣孰若述作以鳴

大廷華泉先生已矣繼華泉而嗣大雅於時是在先  
生奚以田間為哉宗伯中丞方翊治 明時為時聞



人固甲戌甲科也先生獨吟咏於田間豈其然哉續宗不知詩及見先生是集徃昔追隨司徒酬倡之興復萌而其力未能也敢以請于先生

送戶部郎高君序 以下俱舊作

序曰續宗於高君也始而恪終而篤高君於續宗也淺而徹深而規今且廿年矣夫君子之相與也分也匪恪曷持匪篤曷敦匪徹曷啓匪規曷迪夫是之謂交誼夫是之謂友道歟續宗於高君交饒又知亦深矣是故初見於隴州曰雅而博又見於建平曰嚴而直繼又見於湖南曰詳而惠茲又見於蘇州曰嚴而勤夫雅則淳博則通是故隴州之教足以興嚴則公

事則敬是故建平之治足以宣詳則察而仁是故湖南之事足以立敏則濟勤則集是故姑蘇之政足以達高君於隴州為博士是故教興而人才出於建平為令尹是故治行而百姓服於湖南以司徒郎督儲是故事理而王命敷於蘇以司徒大夫推祝是故政達而王事集君子之用世隨寓而適夫豈苟焉而已哉續宗守蘇三年餘矣地未及辟而賦日煩民未及安而役日衆是故勤勤於詩書而教未敷兢兢於禮樂而治未浹此高君所躬覩而隱憂焉者夫君行矣君司徒之屬也司徒為天子握民命敦化理關石低昂天下重輕蘇為東南首郛而賦頌役衆



教尼治陋乃如此爲之父母者求所以鍼之砭之而莫得其方乃如此繡宗寧無媿於君之規儆矣乎又寧無媿於君之才達矣乎然吾君吾相必有所以起之者矣高君急於愛民而篤於信友者是必能悅其言請以爲使歸之獻

登峨山詩後序

海內名山以千數蜀最勝蜀名山以百數嘉最勝嘉名山以十數峨眉最勝眉不甚奇近視之雄莫加焉遠視之秀莫加焉然地行路辟登將者豈嘉靖壬辰蜀方伯黃君行部至嘉慨於夙夢因登焉乃瞻乃眺乃佚乃醉于洞于池于臺于石于泉于谷于崖于嶺

于寺于橋于木于花于雨于晴咸有述作才三日即獲詩七十首盡得其雄與秀焉猗歟奇哉三復之嘉嶺嶮嶮恍若躋乎山之巔焉漫漫莽莽儼若循乎山之麓焉窅窅泱泱浩若探乎山之椒焉飄然其上灑然其下兀然其中其時不知孰爲公孰爲山矣而群鳥嬉嬉衆花粲粲有助於公公之諸什古體瀕瀕近體翩翩有助於山猗歟奇哉是故山以詩重亦以人重壯遊長吟古今創見故登高眺遠不獨是遊是遊最勝絳章摘句不獨是編是編取勝則山於公爲過公於山亦爲遇故天下名山凡得遇公者皆幸也然攷之於夢如素有約徵之於山如曾相識夫豈偶然



哉先是續宗自史局謫判嘉州嘗對是山未及登也  
今獲是集反覆吟咏有不俟於登矣續宗前在晉於  
公爲寮友又嘗以文字交公公是集不容不綴數言  
於末簡也公濟南人少入內翰讀中秘書今爲秦左  
丞云

送江西少參戴先生序

初四明戴子自刑部郎拜蜀臺僉憲舟過吳門續宗  
時守吳就見之聞所以僉蜀之道曰蜀險而順其諸  
君子其以文翁之化化之其諸小人其以武侯之治  
治之將報政以直道以忤當路數年以薦復上謁天  
官改汴臺續宗時寓京師就見之聞所以僉蜀

道曰汝中州也其陝以東其以召公之政域之其陝  
以西其以周公之禮囿之將奏績乃拜江藩參議返  
藩左丞孫子汝臺廉訪李子暨藩臬諸君子與續宗  
謀所以贈戴子者續宗曰參議也者初參知藩服繼  
分守要會後又有專督國儲者而其制非初矣  
然靖共厥職以報稱一也戴子督儲江藩江巨藩也  
其以僉臺者經畫之無餘蘊矣毅菴子曰古賦輕今  
賦重古征緩今征急古輸易今輸難古用省今用費  
戴子將師古乎將從今乎將酌古今以征輸乎臺南  
子曰有是田乃有是賦然不在官則在民在民未必  
爲不足在官未必爲有餘故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



下爲益戴子將損乎將益乎將損益于上下乎戴子  
再拜曰謝矣然取賦于田無難乎而已矣征賦于民  
無難簡而已矣輸賦于國無難信而已矣用賦于官  
無難節而已矣平則不黷簡則不侈信則不惑節則  
不淫而國裕矣考之宦蹟有周子以司牧有朱子  
以司教吾法焉諸君子曰儲斯倫矣民斯阜矣戴子  
其閒於叅江藩哉因書以贈戴子

### 兩河序

濠有兩河先生結廬乎河曲林木鬱鬱禽鳥嚶嚶門  
墻聳翼牙籤濯濯而棗水呂水縹緲而來迤邐而至  
未合湍迴旣合波激大別低昂九仙揖讓城邑隘

村墟盤錯先生讀書其中煥乎文成淵乎道交匪曰  
樂水實則觀瀾一時學者竊仰止焉夫河者下也河  
哉河哉何取於河哉河不有流乎其出涓涓其行滉  
滉其進湯湯其放瀾瀾天光皎潔雲景瑩澈浴鳥嬉  
恬遊魚優逸其流不旣文乎蓋地之文莫大於河焉  
先生淹貫經傳發爲文章騷雅春容篇什雋永不有  
得於河乎河不有澤乎小以之沃大爲之寢近豈百  
畝遠且千里溝洫盈科桑麻動野舟楫咸濟津梁畢  
通其澤不大有利乎蓋地之利莫要於河焉先生宰  
邑循良立臺貞白湖湘政達秦隴譽流海宇澄清山  
嶽震撼不有得於河乎河不有歸宿乎淮以爲匯海



以爲壑細大不捐晝夜不舍灑灑滔天汪汪浴日蓬  
島乃宅閔死是隣蛟龍奮起雲雨沛興天地混茫日  
月渺冥其歸宿不以太虛爲至乎蓋道之察于地也  
莫察於河焉先生望洋海天咏道聖涯伊洛爲淵洙  
泗爲委海以爲量天同其壤不有得於河乎然豫有  
伊洛而程子出濠有棗呂而胡子出程子出而伊洛  
重胡子出而棗呂長河得於先生者亦豈小哉故伊  
洛入于河以達於海棗呂入於淮以達於河其源殊  
其流一也其流殊其源一也是故有取於河焉胡一  
霍人也家九仙之陰七世矣當棗呂之會陶子列  
河流繫帶先生登進士官侍御史鍾靈

焉夫伊洛遠矣明道導其流伊川揚其波徑淮海而  
溯洙泗其淵源不既弘乎是固胡子之趨也

郡大夫黃侯望雲圖序

郡侯鉛山黃公頃自姑孰推遷守吾秦將三載每見  
其思若有所繫緒宗感而請焉侯曰知我者其子也  
邪吾有岳白母在堂吾不能違官以養吾母吾何以  
寢食吾以險阻不能奉吾母之任以就吾養吾何以  
寢食吾自越來秦踰江踰淮吾母倚杖而立吾捧檝  
而行吾能忍然乎吾自秦望越歷梁歷吳吾母居東  
海之南吾居西海之北吾能不惘然乎吾三載於茲  
情莫陳也賴子而知知我者非子也邪緒宗拜手稽



首曰仁哉侯也昔人迴車九折之坂不失為忠臣驅  
車九折之坂不失為孝子而望雲太行者於君命不  
辱於親闈不遺英聲勁節轟轟與太行爭高侯也日  
欲歸養其親不負於王陽日欲迎養其親不負於王  
尊仁哉侯也是故治吾秦以孝而吾秦治有仁厚之  
風焉侯嘗望雲姑孰矣遠庭闈而去鉛山不知其幾  
千里也侯朝出而望之鶯湖之巔有雲郁郁侯曰吾  
親倚戶徘徊當其下矣吾行千里毋氏劬勞吾不執  
中乎於時菽水之情切而郡佐之以榮略至茲望雲秦  
亭也遠庭闈而去鉛山不知其幾萬里也侯晨起而  
望之鳧仙之阿有雲鵲鵲侯曰吾親策杖偃膝當其

下矣吾行萬里毋氏聖善吾方寸不亂乎於時板輿  
之心切而郡侯之榮微夫仁哉侯也是故吾秦士感  
而庠序頌民感而閭巷誣上下以仁孝應不負於秋  
仁傑仁哉侯也吾聞侯佐姑孰孰平反之聲藉藉姑孰  
之人頌侯如神明太孺人見之為之改容侯不善事  
其親乎茲守吾秦內涵撫字而外施循良臺史錄而  
獎之薦之天水之人仰侯如時雨太孺人聞之為之  
解頤侯不善悅其親乎太孺人去歲之秋壽登七袞  
童顏兒齒望之如仙然貞一莫如母慈惠莫如母母  
將百歲期頤不但已也侯之樂不有餘年乎侯以姑  
孰奏最得封母為太孺人太孺人坐於堂侯拜於



階袍帔翩翩冠裳洩洩而侯守郡政成行將召拜  
崇階峻級進秩加封不但已也侯之樂不有餘地乎  
侯何思侯再拜曰曷其然哉

賀中憲公碧洲先生壽八十序

四明有大人先生曰中憲公姓陸氏弘治間以易為  
浙東學者而東學者咸尊為碧洲先生云舉進士  
仕為侍御史按察副使致其事於鄉餘二十年以子  
鈞封中憲大夫學者遂稱為中憲公公云中憲公為  
御史按閩越閩越戴公如神明按齊魯齊魯仰公如  
衡鑑取士得穆學士諸君子皆一代名儒選舉而得  
人莫如中憲公公云今稱閩舉子必先辛酉稱齊舉子

必先甲子科云其子曰鈞今為湖藩右布政使曰鈞  
今為汴藩右叅政曰鉞以太史嘗為齊臺提學副使  
然皆受易於中憲公四明多名士前有諸楊今有諸  
陸云今歲冬中憲公壽八十恭人壽七十石樓子自  
湖南得以事至鄞稱觴焉石溪子不得以事至鄞將  
自汝致觴於公而屬言于其友續宗曰知吾大人者  
子也子盍言續宗聞之人惟有立德德立而百世不  
能忘古今稱泰伯為至德自泰伯至于今不知其幾  
千百年也而泰伯之德巍巍然亘天地中憲公者德  
巖巖仕作德焉隱作則焉而伯子之康阜仲子之藩  
翰叔子之教育又復磊磊中憲公德立于今傳千百



世與會稽同其高其享台者之祉宜哉人惟有立功  
功立而百世不能泯古今稱周公有大勳于王室自  
周公至于今不知幾千百年也而周公之功顯顯然  
齊日月中憲公宦蹟炳炳內臺稱直馬外臺稱潔馬  
而方伯之經國叅伯之阜民憲使之作士又復奕奕  
中憲公功立于今垂于百世與甬水同其長其躋耄  
耄之域宜哉人惟有立言古今稱孔子爲萬代師自  
孔子至于今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孔子之言家傳  
而戶習焉中憲公文譽燁燁取士而元凱收課子而  
俊髦出伯子舉文魁文式吳越矣仲子魁禮闈校士  
闡中文式天下矣叔子進士及第拜太史文甲天下

矣中憲公之言著于家而奎壁暉著于國而虎鳳躍  
則夫百歲期頤也不有餘慶哉於戲德立於百年百  
年頌其厚壽莫如德矣功立於百年百年仰其高壽  
莫如功矣言立於百年百年嗣其美壽莫如言矣然  
則中憲公之壽其諸異乎人之壽矣敢以是祝公公  
將洩洩然而悅融融然而樂也石溪子屬諸使者遂  
以是獻公云若夫明山毓秀鄞海孕靈萃于一門固  
浙東之瑞徵也奚俟乎頌者夫椿萱借茂蘭桂聯芳  
鍾於一時固陸氏之嘉慶也奚俟乎祝

同寅錄序

夫同不可以易言也一心志斯謂之同德合軌度斯



謂之同道均被施斯謂之同仁同可以易言哉理欲同行者也故為之同也或出焉或入焉其相去不啻千里故於友道有公私焉世之人不求異而離焉則求合而流焉者皆是也故於世道有隆替焉嗟乎同之義豈若是哉攷之古人周召以化高陽氏高辛氏以才伊傅以勲顏閔冉以德其趨殊其揆一也是故未嘗不異也而非離矣未始不合也而非比矣如此而為仁而為公而為隆豈非吾人之所當同者哉續宗獲從戶部諸君子之後竊見諸君子人殊而志合有不可間然者因錄之將以求同於諸君子張子正見而刻之胡全之既題其端矣續宗乃復贅是於後

亦將以求正於諸君子

送貴臺按察使林先生序

順齋先生莆田林子自汲藩參政遷貴臺按察使將之任左丞孫子問所以贈言於續宗續宗循墻而走歷階而升乃再拜而進曰續宗嘗交林子而聞其順之義矣茲長憲外臺也舍順奚以哉林子曰唯唯夫順和也從也故心得其理則順言得其倫則順行得其道則順事得其序則順物得其情則順順則豫豫則動罔弗應順則裕裕則動罔弗容蓋天以順行地以順應日月以順代明四時以順錯行山川以順流峙百姓以順太和萬物以順咸若而順之道盡矣是



故堯順於治民舜順於事親禹順於治水夔順於作樂周公順於制禮然和積于中而體斯順和洽于外而物斯順否則乖矣逆矣悖矣故天地弗順弗位也故萬物弗順弗育也順之時義大矣哉林子取順以名齋蓋深有得於順之蘊而動因弗和弗從矣是順也是和之道也林子嘗宰巴陵矣順以牧民不三載而民就繩墨順斯應矣嘗歷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矣順以理財不五載而事就矩度順斯暢矣嘗少叅蜀藩而毘贊矣順以體國而常賦均焉大盜平焉既大叅汴藩而旬宣也閭閻草偃焉郡縣風從焉而順斯沛矣林子不有得於順之用乎茲秉憲貴臺也夫

復何求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貴臺雖遠處西南服其蒙

聖治而服

聖化駸駸乎衣冠之華文物之盛矣試察之東有弗順于職者乎賦有弗順于征者乎儀有弗順于度者乎兵有弗順于律者乎刑有弗順于教者乎工有弗順于制者乎吾貞之肅之澄之激之其諸邊徼有夷狄而中國者乎其諸疆域有中國而夷狄者乎其諸藩服有夷狄中國而不皆法程者乎吾進之膺之撫之綏之經必其正教必其弼而刑罰清矣而民曷有弗服者哉翌日



內召以入佐

天子承順若宜將順若美以成大順之化順斯至矣  
是順也是林子之所有事也敢以贈林子

送古泉柱史序

續宗守皖之又明年嘉靖辛巳進六邑之俊秀試之  
得桐城盛子未冠也見其文萬如蘭涌如泉映如旭  
勃如雪首舉之復試於提學察院見其文學古亦首  
舉之乃引爲弟子員續宗器之因館以督之暇且盛  
子請曰學以學文也文何學曰六經文也聖本之天  
也諸傳文也賢本之聖也欲學古文辭盍自韓吏部  
人曰學以學行也行何學曰堯舜大聖也精與一其

道也文王孔子至聖也純與時其德也欲學古聖賢  
盍自程明道入明日盛子復曰日光玉潔吾固有取  
於韓子起衰濟溺吾尤有取於韓子蓋唐諸家同一  
色韓文自一色唐宋諸名家各一色韓子獨一色曰  
子得於韓深矣曰自誠意至平天下敬也自灑掃應  
對至窮理盡性誠也故宋大儒皆學孔子而程伯子  
獨純粹王荆公雄辨天下而獨屈服程伯子曰子得  
於程切矣乃後遂為皖名士聲聞留都嘉靖丁酉盛  
子舉於應天辛丑登進士丙午拜監察御史今歲  
勅巡按關隴循行至隴水得會古泉子見古泉子翔  
如龍翥如鳳立如岳潤如河蓋舒庸之朱邑而皖江



之杜夷也起而請曰聞吾子立臺小則閭閻大則蹇  
蹇入則諤諤出則侃侃不有得於天下有道則危言  
危行乎曰是御史臺之職也仕之道也曰如何曰漢  
汲黯在朝則朝廷尊故黯入漢帝不冠不見黯能責  
難能閉邪矣吾學焉唐陸贄在道則詔令宣故贄獨  
不至唐帝號曰得贄者賞千金贄能悟主能感人矣  
吾學焉曰是御史臺之職而古之道也蓋學於昔者  
行於今矣行於古者復於今矣立乎柱下行乎殿中  
也不卓卓矣哉且聞古泉子初擢侍御便整容端笏  
正色弭筆以持憲綱而執憲體其長孺哉茲按闕隴  
更以

初為重遷務為急而清茶法鹽法察賢馬牧馬如素  
所經涉風清而弊絕關隴父老曰吾垂白未見漏見  
民隱如盛公者其敬輿哉既事竣續宗與別於長山  
之阿曰何以別我曰監察御史古侍御史也掌夫憲  
而贊冢宰其責不在宰相下故諫諍御史臺之事臣  
之分也子諫諍也不惟欲其聽且欲其行然聽難行  
尤難夫執法當太微垣御史象之不曰遇巷不曰納  
牖乎若張良可也澄清御史臺之職子之志也子澄  
清也必先於其大者重者而後於其迂者況者然不  
難於厲難於正直不難於察難於光明夫燬惑大之  
精御史之象也不曰破柱不曰埋輪乎若溫造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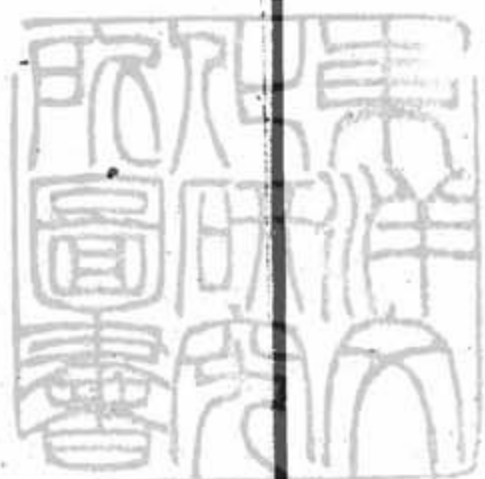


古泉子曰是所以別我也然文公爭臣論絕公養朝  
廷對蓋嘗請事之矣曰近關隴饑甚盜起君捐茶法  
贖金賑之而又勦若魁撫若從所存活殆萬尚言王  
公中丞謝公平公聞於  
上上賜以帑金帑幣兆不足以行乎曰果足行也是  
不敢不勉也

烏鼠山人小集卷之十二









馬國圖